

新民晚报 |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一个温暖的下午,纸鸢飞荡,白帆翱翔,我在月湖上听到了歌声,磅礴壮美,稚心可掬。

月湖边上的美术馆里,那芳华夺目的丽人、轩昂伟俊的歌手、稚音萌萌的孩童,在天光朗照下为温可铮老师献歌。

心弦度曲,情迷双目。王速老师锦衣黑裙,慷慨伴奏,一任响遏行云。《浮士德》的咏叹,《茶花女》的哀吟,《乡村骑士》的高亢,《哀伤的父亲》的悲鸣,漂浮在月湖之上,漂浮在山野之上,漂浮在兔窟之上,漂浮在性灵之上,还漂浮在温可铮老师的山水花鸟间。

我离月湖雕塑公园很近,却是第一次亲近。我几次和它擦肩而过,似对一个绝色的娥眉并不青目。这里的远山秋水,春草夏花,农舍稚童,无不是温先生心灵的歌曲。王速老师也真真慧眼,把温先生的诗、书、画、歌安顿在这大好山河里。真乃天震雷霆,莺啼柳荫,凤鸣九皋,玉壶冰心。

一切艺术之至境都趋于诗歌画,盖因由有限之空间而越界向无限之空间,有限美意向无限美意延伸。晚唐诗人温庭筠乃婉约之博主,史载其“无丝不弹,无管不吹”而“八叉手八韵成”,故素有“温八叉”之美称。谁说温庭筠没有诗与歌的通感呢!上海美术馆馆长美术评论家丁羲元先生为温可铮先生在新加坡画展题词:“胸罗丘壑,响遏行云”,也真赞美了温可铮先生的艺术通

感:作曲家陈钢赞誉他是一个“为歌而生,为歌而死的不折不扣的歌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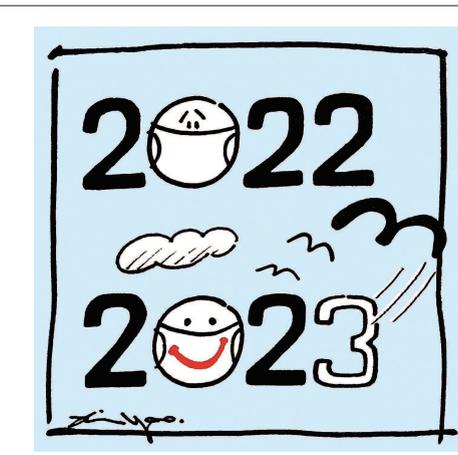
在温可铮先生的艺术大美中,不可或缺的是他的夫人王速老师,一个钢琴教育家。她的艺术才华提升了温先生的低音歌唱水平,她成为温先生演唱的最佳伴奏。温先生深深地感谢她。而王速老师在她的回忆录《为艺术而爱情——和温可铮在一起的日子》里说:“我这一生中,接受的唯一的一次热吻,也是我一生中接受的唯一的一个男人的吻,就是可铮的吻。”她把这句话印在封底。我感觉这不是一个九十高龄的老太的热烈,而是一个二十岁青春少女的情怀。

如果,一个二十岁青春少女的情怀保留至耄耋之年,那是何等的可贵。因为可贵,才会有患难中的拯救。回忆录的细节震撼了我:罹难的温可铮想到了死,王速说,那我也死。温可铮泪如雨下,幡然醒悟,绝望中盼着希望!温可铮和王速的幸福爱情安抚了历史潮汐倒卷的伤痛。作为中国夏里亚宾(世界男低音歌唱家)的温可铮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访学期间,他及上海音乐学院有了永远的倾城的美誉。

我在温可铮音乐家庭艺术馆里按着为温先生伴奏过的钢琴,看着温可铮先生温润的眼神,全家福中兰兰美丽的笑脸,以及温先生的书画作品及声乐、教学作品。那是王

月湖上的歌声

徐华泉



智慧快餐

郑辛遥
新年祈福:身体健康,身心放飞。

速老师还有兰兰耗费十年的光阴收集整理出版的。在此一人独居的王速老师说,她宁愿退出居家也要把艺术馆向大众进一步开放,希望政府的支持。

我离开的时候,回头眺望温婉美丽的兰兰,她应该是温可铮教授和王速老师的心灵的依恋,是温可铮教授和王速老师以求真求善求美的依托。兰兰也在求真求善求美中出落得花容月貌。然而,落花流水春去也,2017年的王速老师哭干了眼泪。运耶?命耶?而2007年温可铮离去的伤痕还未痊愈!十年生死两茫茫,何处话凄凉?

艺术具有美学价值和哲学价值,类中国古代的六艺以及术数方技,“艺术”二字始出自《后汉书·伏湛传》:“永和元年,诏无忌与议郎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艺术。”礼、

乐、射、御、书、数的六艺,“乐”在其中。“一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辋川的王维诗乐玄妙,禅思湛明,遂至顶流,号“诗佛”;文姬诗琴苍茫,“胡笳十八”,终成绝唱!

晋唐之后的诗书画琴体现了士大夫的品格和操守。古之高士,或寄志于林泉,或笑傲于江湖,诗韵接鸿蒙之远,朱弦传千里之遥。浇胸中的块垒,哭万里的枯骨。青史岿岿也,温先生深有感焉,当泪目而献诸笔端。

这我看到了,在月湖,在《对话与交融——温可铮声乐书画艺术暨生命的咏叹纪念音乐会》上,在此由上海音乐学院主办,歌唱家及学生陈惠民、马懿威、张桐、余笛、范艺萌、杨晓颖参与的盛会,我献上“澄明”两字的慨叹。

月湖草场上的雕塑有星空之雄,有哲理之思,有爱情之欢,还有萌萌孩童的明眸。全家福中的女儿兰兰的明眸何其相似啊,

冬天吃火锅,好比夏天吃西瓜。这可没有高山流水遇知音的雅致,那是孔乙己遇上范进,是戒酒三十年的李白打翻一坛二锅头。筷出似游龙,舌嚼震天地。大门一闭,火炉点起,噼里啪啦的火焰将鱼肉时蔬搅得天翻地覆,引来遮天蔽日的馋虫。

吃着吃着一身的热汗挣脱了棉衣的束缚、穿透了寒冬。吹!身心舒畅,激起一股快意、一腔正气,索性光着膀子与这天地、与这火锅战个痛快。冬天,就在这一场火锅下掀开了大幕。

火锅最早可以理解为暖菜,冬天一来饭菜容易受凉,富庶人家便会在菜盆下放个火炉,用来给饭菜持续加温保暖,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史料难寻,在此姑且不提。宋时《山家清供》记载过一种“拨霞供”的火锅吃法,林洪在一个大雪天到武夷山拜访一位大师,冰天雪地里逮到一只兔子,但附近又没有厨师。大师便给林洪支了个招,将兔子肉削成薄片,放在煮沸的热锅里一涮,继而蘸些酱汁,便是无上的美味。热烫乳白的汤底和鲜红如霞的肉片相映成趣,这种吃法故被唤作“拨霞供”。林洪也没让人失望,将这种吃法带到了大江南北,同时也把兔肉做了个延伸,猪肉羊肉亦可入锅。及至现在,万物皆可火锅。

吃火锅的是快意人。《老残游记》写吴二和许亮吃火锅——“端上来,是一碗鱼,一碗羊肉,两碗素菜,四个碟子,一个火锅,两壶酒。”这两人刚刚赌场失意,输得清汤溜溜,只自顾自地喝着闷酒,吃着焖锅,当然不够酣畅,不够洒脱,不够快意。

吃火锅,还讲究气势。历史上最有气势的一场火锅莫过于乾隆组织的“千叟宴”。1771年,乾隆迎来六十大寿,为

快意火锅

胡新波

了庆祝寿辰,他效仿先帝遗风,安排和珅组织了一场“千叟宴”,邀请一些高寿老人来参加他的“生日 party”。宴席的主菜便是火锅,配菜有“鹿肉、野猪、芹菜、豆苗……”足足十二种之多,几千位花甲老人共同点火、共同动筷、共同涮肉,这是何等恢宏的壮举和快意。火锅还有多种口味,除了现在我们常见的麻辣锅、清汤锅、番茄锅外,相传陶渊明还发明过一种菊花锅。五柳先生每次火锅开动前,便会摘几朵菊花洗净后抛洒在锅里,泛起阵阵清香。清人徐珂曾记:“京师冬日,酒家沽酒,案辄有一小釜,沃汤其中,炽火于下,盘置鸡鱼羊豕之肉片,俾客自投之,俟熟而食。有杂以菊花瓣者,曰菊花火锅。”此文中也提到菊花火锅的吃法,想必是以菊花之雅搭配火锅之俗,颇有一番“若要不俗也不瘦,餐餐竹笋炒猪肉”之感。

梁实记记录过一次在胡适家吃火锅的体验,“一只大铁锅,口径差不多有一英尺,热腾腾地端了上桌,里面还在滚沸,一层鸡,一层鸭,一层肉,点缀着一些蛋皮饺,底下是萝卜白菜。”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胡适老家安徽的一种叫“一品锅”的火锅,熊熊烈火,烧出天下美味;滚滚沸水,煮尽人间佳肴。

火锅流行的原因相信也是在这里,它做起来简单,吃起来方便,没有什么先后之分和手法秘制,想吃啥就吃啥,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随心所欲、随性随性。热辣的火锅包容了万物,叫人如何不爱它?

火锅在寒冷的冬季,治愈了心灵,宽慰了五脏。大雪封山时,大门一闭,亲友围坐,红泥小火炉,茶酒逢知己,备上萝卜青菜、羊肉海带,一顿热气腾腾的火锅,一场言笑晏晏的家宴,这是家长里短、这是俗世烟火。



却是自古天意高难问!

我想,十五年之后的月湖之歌,不仅印证了他们的追求,而且不也是对兰兰的追念吗?不也是对人类共情的追索吗?!

秋去冬来

杨龙美

秋天,满地的落叶在抒写另一种美。我会小心捡起一片,细细地把玩,仿佛它是我前世的知音,我们有共同的经历或遭遇,也有共同释怀后的感悟与体会。难道不是吗?都是走过两季了,冷暖悲喜,都有过深刻的体验,余下的便是笑迎新来的风寒与得失了。

冬天,植物睡去,大地一片萧条,但是,那艳艳生机却藏在暗处,等待新一轮的勃发。

所以,当生命渐渐老去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种新生,在老去的光阴里悄悄孕育与形成呢?

喜欢青青草的盛装,一年四季都会见到它的身影。喜欢它散发出来的自然的清香,淡淡地,裹着泥土的芬芳,纯粹又洁净,给人以沁人心脾的舒畅。



暖心“提醒”

金洪运

阿菊的提醒非常及时。在一般居民的潜意识里,家中垃圾清理后,送到小区垃圾回收站就万事大吉了。如果有“中招”者家庭疏忽,也照此办理,没有采取“消杀”或“标识”提醒,这些染上病毒的垃圾,势必波及垃圾清运人员或拾荒者,让这些无辜躺着“中枪”而蔓延开去,那产生的后果不堪设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老邻居的建议不仅及时而且暖心。

面对疫情,在筑牢自身免疫防线,当好健康第一责任人的同时,还能想到拾荒老人、垃圾清运工在内的弱势群体,及时告诫阴性家庭处置垃圾的注意事项,对堵塞防疫漏洞、纠正容易忽视的薄弱环节,善莫大焉,体现的是一种可贵的防疫大局意识,折射的是温暖的人性关怀。一条小建议,凝聚众人之心,值得为之点赞。

疫情当前,守望相助非常重要。老邻居在群里温馨提醒,是冬日里的一只暖壶,捧在手里热在心里,就像群里左邻右舍纷纷点赞阿菊:善良的心像金子,抗疫路上你和我,都是同路人。

水仙在中国有上千年的培育历史,深受大家喜爱。她向来被视为高洁的植物,一直为文人墨客所青睐。宋代诗人黄庭坚就非常喜欢水仙花,写了很多水仙的诗,其中最著名的是《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欣然会心为之作咏》:“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是谁招此断肠魂,种作寒花寄愁绝。含香体素欲倾城,山矾是弟梅是兄。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

水仙不仅是知识分子的宠儿,也深得老百姓的心。水仙花因正好在农历春节前后开花,又称作“年花”,每到过年大家总会买上一盆,象征来年好运。

记得小时候,每到冬天妈妈总会买几颗水仙球。第一次买回来时,我看这蒜头一样的东西,以为是蒜,妈妈说这是水仙,能给明年带来好运,而且很容易成活,只要一盆清水和适宜的温度就能抽芽开花,现在正好过年开花。水仙买来后,我们姐弟三人就忙活起来了,先是一个个找盘子,将水仙放在里面,再找几颗小石头固定。种好后,就开始每天白天把盘子小心翼翼地端到院子有太阳的地方,晚上倒了水再端回来。第二天再端出去倒上清水,每天乐此不疲,甚至提前做好好顺序不能插队。三个人每天都去看好几次水仙有没有变化,有没有发芽、有没有长高、有没有花苞,每个

冬日水仙香

海上花开

小变化都让我们雀跃不已。有小伙伴来玩,总不忘让他们过来“参观”,顺便“炫耀”一番。终于等到水仙花开,只见她青绿的叶子,中间竖起很多枝六瓣的白花,中间是一个黄色小碗状的花冠,像一只黄色的眼睛。我们喜欢得不得了,不时趴到水仙花前闻一下,心里别提多美了。有水仙花的陪伴,冬天难熬的日子也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现在虽然我们都不怎么在家了,但冬天妈妈依然保持着养水仙的习惯,每到春节都会给我们姐弟三人家里带上几盆,为家里添点喜庆。看着家里的水仙,

仿佛又回到争相养花的小时候。

宋代诗人杨万里在《水仙花》中赞道:“韵绝香仍绝,花清月未清。天仙不行地,且借水为名。”宋代理学家朱熹也有诗云:“水中仙子来何处,翠袖黄冠白玉英”,南宋画家赵孟坚也为此创作了传世名作《水仙图》。

也许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么喜欢花。不仅是喜欢她的颜色、造型和香气,更多的是在花中感受到的情感。看到水仙花我总会想起母亲对我们的爱,想起虽然物质匮乏但非常温暖的童年,还有因为水仙花不再漫长的冬天。现在我也会养各种花,给妈妈送花,因为花的陪伴每个平常的日子也开始变得闪闪发光。

七夕会

新年的一种仪式

郑自华

前段日子,看到西坡在晚报上发表的《爆米花》,引发了很多人的回忆。我们的童年,如果有集体狂欢的话,那一定是“爆米花”的时候。“爆米花”不是天天可以有,只有临近过年的时候才能够享受到。这天早上,弄堂里早就成了欢乐的海洋,一长溜的队伍,小朋友拿着钢精锅,还有装米的小袋子,都在等爆米花。

爆米花的过程和导弹发射极为相似。爆米花机器中间大,两头尖,只见师傅将米通过漏斗倒进了机器的开口处,这就像给导弹装填燃料,合上盖子,用工具拧紧,然后将机器放到了炉子上。那炉子里的炭早就烧得红红的,师傅一只手慢慢转动机器的把手,另一只手在拉风箱,轻和重,快和慢,都在师傅的掌控中,充满了节奏感,而小伙伴们充满了好奇,进去的明明是大米,出来的怎么是香喷喷的米花呢?几分钟以后,师傅看了看机器的表盘,站了起来,其架势就像首长准备下达发射的命令一样。这个时候的师傅身兼二职,既当下达命令的首长,又是负责按钮的程序员。当大家将目光注意到师傅身上的时候,弄堂里的“长脚螺丝”开始抢镜了,“长脚螺丝”才十多岁。两只脚就占了身体的一半,故有此绰号。“长脚螺丝”用两个锅盖互相击打,“咣咣咣”:“原子弹要爆炸啦!”“小姑娘耳朵塞牢”,只见小姑娘双手捂住了耳朵,小屁孩躲到大人的怀里。

与此同时,师傅将机器从火炉上转出来,就相当于打开发射架,然后将机器对准麻袋口,用一根铁棍插入机器的耳环处,“长脚螺丝”拿了一块抹布挥舞了起来,同时扯着嗓子:“5—4—3—2—1,起爆!”那师傅也很配合,只见他用铁棍用力向下,一声巨响,腾起一股蘑菇云。伴随着孩子们的欢呼声,师傅把麻袋里的战利品倒入钢精锅里。战利品基本以米花为主,如果发现有几粒珍珠米,或者是半截年糕片,那是会引起骚动的,因为那是意外收获!爆米花巨大的声音就是一个广告,这声音昭告天下,快过年了!隔壁弄堂的,有人过来预约了:“师傅,明天到我们弄堂吧”“后天到我们那里吧”,师傅现场搞了排片表。春节前的这段时间,师傅得不可交。也见过两个人一起来的,可能是带徒弟了,明年这个时候又是师傅孤身一人,问他:徒弟呢?师傅摇摇头:“吃不了苦,说是没有出息。”师傅吃饭就是茶缸,或者饭盒子里的小米饭,基本上都是素的,很少见荤腥。弄堂热心的阿姨用开水给他淘一下。吃饭的时候,师傅也不闲着,有几个热心的男孩自告奋勇帮忙,或摇风箱,或拉风箱,师傅一边吃饭,一边指点:“快点,快点。”

爆米花已经淡出人们的视线了。尽管网上有卖小型爆米花的机器,网上也有各种自制爆米花的攻略,可爆的食材更是大大地丰富,可是还有几人会重拾旧好呢?毕竟,少了那份激情,少了那份趣味,爆米花也不是那个味了!